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五

占引

占天引

占日引

占月引

占日引

占日引





占風雨引

占甲引

占蒙霧引

占虹蜺引

占霞引

占雨雹引

占雷電引

占霜露引

占冰雪引

占五行引

太乙引

奇門引

六壬引

軍中雜占引

選埋引

馱穰引



卷第四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四 武備志引四

占 以下俱占度載

茅子曰占豈易言哉日月星辰五行雲物天之象也太乙奇門六壬諸家天之理也因象以察天據理以質天天順而道資之故曰為將者不可不知天文非知天之急也知乎天則先天而



石民山十集  
天不違天不違則安往而不伸哉故曰王者有  
征無戰我加占三致意焉然天官之言占術之  
說其書各充棟我擇其言兵者而已風雨水旱  
疾疫火災兵所慮也故并載之晉以天統其大  
也次以日次以月次以星次以雲氣次以風雨  
次以風次以蒙霧次以虹霓次以霞次以雷電  
次以雨雹次以霜露次以冰雪次以五行是爲  
天官晉以太乙窮其宗也次以奇門次以六壬

次以雜占次以選擇而厭禳則附之是爲占驗  
丁甲之術奉玄女役天神雲可吸風可集雷可  
轟雨可沛吾少也賤故於茲久溺焉然怪而不  
可傳也君子察其微使天之不我違而已驅天  
而不違吾不敢也要其說出于奇門存其略不  
言其詳

占天々

茅子曰天之體清而其色有異天之體靜而其



石民四集  
鳴裂爲異天之雨常而其雨異物爲異故曰色  
曰變曰雨凡三等

占日

茅子曰日內黑外光麗於中天若夫春日紅潤  
夏日炎蒸秋日燥烈冬日溫平皆吉徵也日有  
變不在君上則在分野變凡七等曰日之形曰  
日之蝕曰日之暈曰日之變曰日之色曰日之  
氣曰日之星

占月

茅子曰月爲太陰之象借光于日以之配位女  
子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也以之定上下  
諸侯大臣之義也刑之大者爲兵女主侵權大  
臣犯上皆兵之急也故皆載之其類與日同

占星

茅子曰星家之言繁哉未可悉也然亦可得而  
言三垣二十八宿其定列也五星之合散犯守



陵歷鬪食彗字飛流乃其變也歲熒填白辰卽  
五星之變名也非常之形積殃而發乃其妖也  
吾晉列蓋天渾天之圖次列垣宿之圖而以其  
歌占附焉垣宿之星有占切於兵者則著之次  
以變次以妖而亦以其占切於兵者著之又次  
以星野星野已分見於度而復合而次之者僂  
占也詳而簡庶幾近之矣

### 占雲氣

茅子曰周禮天官氏掌雲氣之占秦漢間望氣  
者之言益驗故其說甚著我叅次其切於兵者  
曰氣之地氣之候氣之風雨氣之災瑞氣之天  
子氣之猛將氣之戰陣氣之軍勝氣之軍敗氣  
之暴兵氣之伏兵氣之攻守氣之陰謀

### 占風雨

茅子曰占之書凡數百種皆割裂而見其類于  
占風雨獨錄測天賦玉帝親機二全書者以其



石民四集  
文不可割裂也他書有同此者刪之若二者之  
占則各自有類此則測其候耳

### 占風

茅子曰風角古知兵者所必詳也不待夜而仰  
觀不待時而候察吉凶之應在乎頃刻故風之  
理更微于他占察其八方析其五音感而通之  
在乎神明故我詳載其說以待志於斯者

### 占蒙霧

茅子曰吾聞之陰陽氣交而爲霧霧者百邪之  
氣本於地而應於天是謂陰來冒陽其占爲臣  
蔽明主小人擅權不利于上蒙者濛濛日不明  
也又曰在天爲蒙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蒙前  
後人不見爲霧陰陽交錯邪正相干人君不悟  
必有亡國故總次之

### 占虹蜺

茅子曰吾聞之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



風雷散則爲虹蜺虹者攻也陰氣攻陽氣也蜺者啣也災氣傷害於物如有所啣也序其占於左

占霞

茅子曰吾聞之霞者天之客氣所結暫爾而生暫爾而滅長尺餘丈餘十丈餘勁而有力若杓槍遠擲之狀是也與雲氣不同故占雲者歸于氣而霞則別次之

占雨雹

茅子曰吾聞之山體陽通于天氣出雲靄以成雨雨凝曰雹雹雨水也陽氣盛陰氣勝之不相入則搏而爲雹陰氣盛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勝陽也霰者陽薄陰也吾總而次之爲雨雹

占雷電

茅子曰吾聞之雷者天地之鼓人君之象入能



除害出能興利爲天拒難折衝之臣傳曰雷者  
陰陽和合震動萬方春分發而秋分藏非時而  
鳴軍破國殃又曰雷應其候使屈者伸螫者舒  
此天威之喜也震不應候傷人擊物此天威之  
怒也逢彼之怒必重以爲戒而恐懼修省焉至  
于霆者急雷也陰陽相薄激而爲霆霹靂者金  
氣也霹者折也靂者歷也言所歷皆折也震者  
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至于電者陽精之發

也陰陽擊耀熱氣散而爲電故差次其雷而霆  
與電附焉

### 占霜露

茅子曰吾聞之露陰液也和氣凝露立夏九十  
一日涼風至萬物始實白露降露凝爲霜寒氣  
從地升也霜者陰精也季秋始降北斗當崑崙  
之上氣運注於天下春夏爲露秋冬爲霜其占  
有切于兵者類序之



占冰雪

茅子曰吾聞之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雪本  
雨也寒甚而空中風結之以成雪過多或非時  
則爲災故皆兵象也次其切者

占五行

茅子曰吾于占已核之詳分之析然又有所謂  
五行者金木水火之變而爲地爲山爲水爲草  
木爲禽獸爲人之見乎四體雜羅之以備大全

爾

太乙

茅子曰術家之言紛然也六經所不道也而祖  
之者必曰先秦先秦時六經之道殺而爲百家  
各以其術迎之迎之合于道則其言驗言驗則  
傳傳而最著者三家曰太乙曰六壬曰奇門太  
乙奇門皆謂出于齊之先公留之始侯然無所  
考至六壬則范少伯之書詳哉言之以今之法



逆而衡其斷不爽也然則謂非先秦之言不可也太乙者其理該合于曆家之說故言三家者又必以太乙爲統然太乙之言九卽洛書之九也其曰主客大將叅將始擊之類皆因兵而命名然借兵以喻五行非借五行以喻兵也以其言兵者切故因而著之簡而明無若廟算詳而核無若遁局圖斷故載之以言兵者息過半矣至其推而布陣要之于理亦不外也說者謂其

言鑿鑿者言之過也非理之罪也見陣制中茲不再若符籙祭禱者亦六經所不道也六經曰假之卜筮告之神明則其敬而爲符籙祭禱者亦勢所必至也故載其約略而不詳示訓也

奇門

茅子曰奇門之說昭然于天下也而精之者寡非學之者不衆也蓋其故有三飛宮之法合于洛書然其離合變化雖至熟者而或淆其難一



超神接氣奇門之本也而置閏之法曆家專門之所難而欲定于倉卒其難二分局定盤說亦瑣矣約之者欲以十八局而盡一千八十局之變廣之者雖以千八百局而不足以究十八局之微其難三兼之推明其吉凶則晉趨避晉趨避則事符呪事符呪而尅應步罡諸說雜興其言驗而不可以訓也其言不驗而不可以傳也於是而精者寡矣有得我同然者著玄覽其衡

子以定宮至簡也酌法以置閏置明也因盤以布局至約也明乎三者而思過半矣景祐遁甲符應經者宋景祐時人所著也博而析卓哉莫之過也刪其起例同于玄覽者而爲之纂於是乎言奇門而不精非教之罪也六甲者貴神也六丁者尤貴者也乘造化之精靈而幹運陰陽之際得其竅可以制之其專門之學有煉器煉形祭禱符籙要之皆奇門之緒也存其約略而



不詳所以訓所以傳也

六壬

茅子曰六壬之說其書更繁於太乙奇門然得其要則可數言盡也其法詳於六壬直指故載之兵占則有軍帳賦兵帳鈎玄遊都魯都占法熟於斯而可以盡兵事矣太乙則盡載其局奇門六壬則否者以太乙之局必按圖而斷之故不可以簡二家之課局得於訣而足故不可以

繁二者均是也

軍中雜占

茅子曰自吉凶算大于兵而兵之占遂衆衆則誕衆則俚勢固然也因其常用酌其近理者爲軍中雜占

選擇

茅子曰古者授時不言吉凶然有五行則有生尅有生尅則有休旺休旺者在乎天吉凶者在



乎人矣星曜宿禽紛乎其名矣不可訓要而究則皆五行正餘之氣而特異其名也五行不能外則選擇之說未可廢也簡其切而著者于左方

厭禳

茅子曰厭禳君子所不道也吾聞之易曰吉凶者貞勝者也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凡氣有所勝則制之氣有所不勝則爲之制固無出乎五行生克衰王相保相畏之理若夫假藉神鬼足以鎮軍心疑敵志此可與智者言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五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六

度引

方輿引

鎮戍引

海防引

江防引

四夷引



北虜考引

女直考引

朶顏三衛考引

日本考引

哈密引

土魯番考引

西番考引

西域諸國考引

海外諸國考引

安南考引

朝鮮考引

航海引



卷第四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五 武備志引五

度

茅子曰古之縱橫家欲以明通窾要執人主之契必先熟形勢始降而至楚漢之際一得其圖書知天下戶口衆寡兵甲強弱之形一不得其要領至爲天下宰不平地之關於兵較然哉曾



丞相博達士也其次武經獨載邊塞道里之遠  
近而于方輿之槩戶口兵馬之數缺如也安在  
其詳且著哉近王將軍之談地理也詳于沿革  
旁及山川則太過矣而于關要者仍有缺非所  
以言武備也故我志武備而終之以度度者度  
地也爲按典故搜衆家圖以辨其委說以討其  
原而于武備稍遠者聽之輿圖方史可矣一曰  
方輿詳內地也二曰鎮戍詳邊疆也三曰海防

詳海也四曰江防詳江也五曰四夷詳屬國也  
六曰航海詳聲教也此六者皆兵力之所可及  
也其聲教之不通于中華者不敢據稗而信也  
貢獻之不通于大國者不敢信耳而傳也鎮戍  
之將領所以固鎮戍也故不敢略山川之大者  
見省直之總圖其他名勝所以供遊覽起弔古  
而非據紙上之聲稱可以度營壘也故不敢詳  
若漕河見于餉不復再



方輿

茅子曰方輿乃國家郡邑之地也自來志一統考輿地者彼略此詳算中章程於經世無補焉故約劑之使簡而悉分以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所以示有統也晉以叙採先哲之擘畫所以示嘉猷也次以形勢圖所以示天下大勢也次以郡邑圖所以示犬牙相制也次以方輿圖所以示幅員相轄也次以郡邑土司戶口稅糧鹽課

兵馬藩封之總數所以示詳明也次以督撫監司所以示上下相維也次以守鎮將領所以示武備周密也次以郡邑郡則著其禹貢所隸所以示有肇也定其分野所以示占驗也明其四境所以示疆界也按其兩都之道里所以示明朝宗也次以州州領邑者著之次以縣縣屬州者又次之所以示統馭也考其編里所以示繁簡也考其去州郡城之里所以示方隅也次以



衛考其領所所自著者別之所以示兵實也次以關寨所以示險要也大約以會典爲據而郡邑之新設者益之將領之新設者姑標其上以未經定制在可損益也監司以藩之槩統者爲晉臬次之藩之分統次之臬又次之衛領所五國制也有損益者依其則有新設者以五爲規所新設者列於後藩封之儀衛羣牧不載以儀文也護衛則載之先之以總圖示有統也寧核

無闕略寧闕無傳疑斯其志矣

鎮戍

茅子曰天下之大患在於西北故皇祖有訓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王言凡主中華者所不可忘也故列諸鎮之圖次將領次城堡次兵馬次糧餉而以職方考及兵略所載夷虜部落列於圖之晉以便考近事焉



海防

茅子曰防海豈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  
海之嚴於防自 肅廟時始也漢之于海外也  
我逞其武彼敢內窺若晉唐以降番舶以通其  
利朝貢以縻其曠時有寇掠未爲深虞日本在  
宋以前與諸國不相高下自元初敗范文虎之  
師始狡然有啓疆之慮以 二祖之威德柔而  
致之時肆其毒故于沿海兢兢焉然以遼東受

屻不致大釁嘉靖之際經措失方以天下錢穀  
之本供其漁獵國幾不支苟非糾糾虎臣批浪  
蕩窟則中原九塞乘間而發豈能有百歲之安  
哉而其要在拒之于海故晉採諸家之論因按  
胡宗憲鄭若曾繪分合諸圖而并按其戍守之  
險要兵力以永示來者焉

江防

茅子曰疆場之大要有三曰邊曰海曰江邊與



海皆與寇爲鄰江則似稍緩焉然迫海而亘中  
區外潰則爲門戶內訌則爲心腹故江之要與  
邊海均太湖者近江而藪盜故我旣圖其形勢  
採其論說詳其信地而附以湖防圖論焉若猺  
獞苗黎與我雜處癰疥之疾不可並言也

#### 四夷

茅子曰吾志武備而三有愆也武者古聖王所  
以攘夷狄尊中夏之具也自揖讓不再征誅見

休而遂以兵戎自戕幅員之內自分胡越禮樂  
之地鞠爲戰場屠父兄纍弱小較狡以爲智鬪  
忍以爲勇君子生其時不得已而任其責雖竭  
其智力焉未嘗不撫心自傷也今天下承平大  
患在于夷狄夷狄之必難久懷雖聖人復起不  
能改也故我考四夷而諄諄焉患先慮其大故  
晉以北虜 高皇聖謨所獨注焉者也曰女直  
曰朶顏三衛二者皆我之屬夷也而其患幾于



虜等故次之曰日本日本不患于古而患于今自元世祖以八荒來王之威而不能加於日本日本將日肆天道然也幸一海爲之限耳然其威有所加俱必越海而及之故不以爲難也國家之患曰南倭北虜故又次之曰西番哈密諸部亦故屬于我而時臣時叛者也故又次之曰海外諸國其或貢或不貢而皆無害于我者也故又次之曰安南故我之封疆也以國家威德

再續其祀然時亦有狡心焉故又次之曰朝鮮雖不入版圖而其恭順爲最故又次之嗟乎臣叛亦何常盛衰亦易改最强者北虜而今冠帶而朝者垂五十載女直一小夷耳授官制貢奴而使之今頡頏一隅騷動天下此事之已著者也日本雖屢肆啓疆然志在通市得其道可順指使之朝鮮世爲禮義之邦然積弱易降不可相倚北虜封貢已久勢難復保女直奴酋非淵



勒之流一將得人指顧殲夷此事之未著者也  
講武備者能無意乎其本末詳簡取衷于鄭少  
保曉葉少師向高而剛繁冗益近事著譯語考  
風俗詳支派以成一家云爾若先之以祖訓昭  
我先王之深意也次之以圖收六合于指掌也  
皆所以隆武備之極至也

茅子曰按四夷者圖與考竝急焉人知考以鏡  
往事不知圖以燭將來古曰圖史豈欺我哉自  
圖之不講而經緯之大政散見之禮威皆委諸  
莽焉故我晉以圖而次及考如左然志之重圖  
不獨夷也

北虜考

茅子曰夫極盛者必極衰天道然也虜之據中  
夏自五胡始也至蒙古而包容八極王蒞中州  
治統之一變也故莫弱于明 高皇義麾所指  
沙漠遠道 成祖六駕親驅萬里絕迹正統之



際 天子以遊晏之餘失身虜庭奉而歸之惟  
恐其後嘉靖庚戌薄京城而不敢妄冀非常至  
于今無單于之爭立而叩關致貢稽顙稱臣者  
四帝五十年雖其間不無侵寇而志在擄掠一  
悍盜耳天不生英雄于其中雖控弦數十萬如  
無人焉胡運之衰天實爲之然衰極則盛理之  
常也貢市者體極尊名極美而財日浚備日弛  
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

哉嗟乎使 宣廟之際朝廷有人東勝朔方以  
及遼陽之三空不淪而爲虜 世廟之際帷幄  
不構以神武之威佐以不世出之士傾其巢穴  
復我故疆則國家之盛未有旣也管 文皇帝  
之窮虜也雖內帑竭于軍興遺弓墮于朔野而  
在天之靈終無悔心者以勢無兩威無中我不  
振則彼強故張皇六師非黠武也侵于之疆非  
好大也今之計亦如斯而已矣故我諄譯語考



部落以待有志于斯者焉

茅子曰北虜之部落散見於九邊不復列其入主中國之時有國語有漢語國語者卽其方音也太祖設四夷館以譯諸夷之言曰女直曰回回曰雲南百夷等處曰安南曰日本曰西番曰真臘曰瓜哇曰朝鮮曰琉球曰河南曰蘇門答刺曰畏兀兒曰滿刺加曰暹羅曰占城曰河西曰緬甸曰達達卽韃靼今北虜也他不具載

北虜事最切特識之

女直考

茅子曰夫女直之興微矣竟以一旅之師亡遼蹙宋故曰女直兵滿萬天下無與敵然當是時遼運將終宋備實施故遂得志焉非有定摹成畫爲必不可破之師也今兵興以來將三年矣而邊疆之臣莫有奏尺寸之績者豈真其兵強哉間諜未通機宜未得訓練未至鼓舞未浹欲



以是取勝雖有奴之強百一亦不可破也我之言武備也豈敢云三年之艾哉然士大夫苟有志於斯者出其緒餘卽足辦之豈必羣雋彥之士叩囊底之智而漫無成功徒使爭功辨罪紛紛於內攫金匿餉罔罔於外哉我故曰奴可滅也而女直之部落終不可盡滅何以徵之有二祖之成憲在部分則易弱位卑則易制煌煌聖猷篋以加也按其往則於左

朶顏三衛考

茅子曰吾嘗聞之葉少師云兀良哈之爲中國利害甚明也分闡建藩 高皇之慮遠矣內徒於 文皇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虛愛弟之請難裁征戍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後圖觀其次鳴鸞鎮有滅殘虜守大寧之諭亦何嘗遽割以資夷哉犁庭甫定榆木變興雄謨莫究遼憾可知 章皇寬河之役威折奸萌假令棄



長驅刈殘酋復舊疆善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  
有雄略之主下無謨遠之臣後且并開平而失  
之遂使要害藉於犬羊而宣遼隔若胡越禦戎  
之策從茲絀焉夫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我  
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奪於虜而時圖恢復乃  
大寧藉口於 文皇職方氏遂視若三衛之固  
有無敢談及故實莫稽而傳譌日甚可勝嘆哉  
嗚呼至哉斯言箴以加矣

日本考

茅元儀曰今我之禦倭者綦密矣然似密而實  
疎兵減於伍將玩於法器毀於敝然猶可言也  
唯是我之步卒不能當倭之利刃倭之水鬪不  
能當我之戰艇故先正謂禦倭者必禦之於海  
設會哨之法謹戰艘之修所以事貴豫也今防  
汛者以捕魚爲業而舟楫帆檣敝者算葺缺者  
算補自失其險釁將安弭至於絕貢市杜私販



固萬年長策哉然亦未盡然也天地不能違人  
情而制道聖王不能違人情而制治我之利於  
倭者一扇一刀固遠物之不貴倭之利於我者  
絲纊針磁乃資生之必藉貢市絕則私販通私  
販通則寇掠啓私販則姦民藏致勾引之隱禍  
譏察廢致禁物之闌出貢市通則舍門戶之險  
延盜中堂均不可也而私販者日益其將吏防  
閑適所以啓賄冒法而出必非良民冒法而入

寄命人手故筭則教之入寇今且教之造船使  
彼之船與我等便彼之習船與我等巧勝負未  
可知也故不如稅販物藉商名嚴冒禁核往返  
收其什一而挈其綱領順其性欲而杜其侵凌  
誠良法也晉者 肅皇帝之禁北虜馬市也曰  
再言者斬今竟以貢市收五十年之奠安制治  
因乎時耳東南之禍在於旦夕主國是者曷深  
長思哉其地理語言嗜好寇術特詳之左方以



告來者

茅子曰日本之地不甚廣而置道分州列郡甚夥蓋摹倣中華而侈言之者也語言嗜好不明則無以知其情船舶利器寇術不詳則無以制其變故差次之

哈密

茅子曰凡祖宗所垂有必不可更者成憲是也有必不可固者機宜是也兩者利病均焉故先

王之制憲也度其利又商其害神謨深遠杜幾察微後世君臣不得而輕議也若幾宜者因乎時而已故漢高與虜和親而武帝以捕斬收底定之功前漢開西域斷匈奴之右臂而光武以閉關致寧謐之福寧有定軌哉明興諸夷自北虜外其煩憊中國則哈密爲甚夫番雖勁不能當虜之十一而我以二祖封殖守之不改本以夷防夷而後反樹彼以勞我故易曰知幾者



其神乎知幾者而後可與謀國事矣

土魯番考

茅子曰葉少師嘗有云土魯番彈丸地耳漢一  
戊巳校尉足鞭箠諸國唐麴文泰稍不恭侯君  
集偏師執之無留行也乃至剛而桀甚何哉豈  
祖宗之神威淵畫諱于北而略於西無以震之  
故歟覺興於哈密而禍結於邊陲綿綿涓涓裁  
之不早固禦戎之鑒也

西番考

茅子曰我蓋聞之葉少師云西戎為患自三代  
然矣盛於漢熾於唐而馴服於剛非向背之情  
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然當其強也足  
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於虜抗虜則虞虜是  
虎爭之形也折而入於虜則我虞是蠶食之漸  
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  
守未失虜不西也自亦卜刺譎通俺答而青海



爲虜穴矣負嶠而耽耽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  
合羌尚爲我患以虜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  
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帝之神謨在其母泄泄  
然以羌予虜也余感之按其設官於左以爲將  
來者鑒焉

西域諸國考

茅子曰西域諸國貢否不常較之漢唐俱不逮  
焉夫玉門關古之所以限華夷也今之邊在其

內將千里何以示遠人哉超勇湯壽國之寶也  
海外諸國考

茅子曰東南諸國其朝貢敬矣無如占城琉球  
然占城古越裳也明王大度置之版圖之外反  
以爲安南利琉球近亦脇于倭不以時至君子  
每咨歎焉修文德以來之張武功以動之均之  
聖王之略也豈必勤兵而後服哉然我之威德  
衰則彼亦鳥獸散故聖王兢兢焉



安南考

茅子曰管當宣德間西東楊稱名臣哉然其勸宣皇帝之棄安南先臣謂良策也我敢同聲而和耶 文皇帝兩出師損士衆傾府庫竭倉廩當是時天下良苦之數公者固心腹帷幄之臣也豈不可置一語哉及郡邑之戍守之章章有程士大夫便於朝農便於野商賈便於道一夫跳梁委而棄之肯堂肯構其謂之何是役也實

基于 文皇以輔得之使以輔守之如黔於雲南也安得屢叛哉其議棄之也輔實爲元老不敢堅其說將有望耶抑不得已耶嗟乎屯法之弊軍民均病焉二公之所爲也恩可殉法可弛根本可不虞况區區疆域哉迨 肅皇帝以天縱之英武慨焉欲正篡弑之罪而當是時有君無臣至今惜之君臣之難相遭也如此哉然有文皇在數公者皆宣力王家者也故曰爲君



難謹按其疆域之諱及進兵之道於左方以告後之君臣

朝鮮考

茅子曰葉少師嘗謂隋唐之際高麗勁矣剛與濡沫皇風俎豆詩書爲冠帶國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於今弗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成形 高皇前言徵於左券神聖

豫謨曷可忽哉余竊有感也 高皇豈特謂其

弱哉知其弱則不能守不能守則唯强者是附唯强者是附則不可責以忠義望其圖報矣今李氏宗社失而復存朝廷之德實與天竝邇者東事紛紜頗有陰陽天下不能無望焉夫成桂之於王氏何如哉奪其國以至於今故洪武末年令遼東絕朝鮮且著之祖訓焉朝鮮之再通自永樂元年始也董山之叛亦陰受其爵此其



通女直之始也今禮義修於外觀望存於中我恃其服彼恣其慢異日隱憂恐有不出 高皇豫料者可不戒哉故諱其疆域於左

航海

茅子曰禹貢之終也諱哉言聲教所及儒者曰先王不務遠夫勞近以務遠君子不取也不窮兵不疲民而禮樂文明赫昭異域使光天之下無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唐起于

西故玉關之外將萬里明起于東故 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幾十萬里天實啓之不可強也當是時使爲內豎鄭和亦不辱命焉其圖列道里國土詳而不誣載以昭來世志武功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六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七

督理軍務事宜引

督理軍實總務引

一正項錢糧 二雜項錢糧

督理將務引

督理兵務引

一立五部 二立車營

說 步兵束伍授器說 騎兵束伍授器

輜重合營說 三立鋒勁 前鋒後勁營

制 束伍說 合營說 分哨說 列陣

說 設官說 佈置說 節制說 設官



說 授器說 四立水師 營制總說  
 兼車營制說 五調集 六召募 七土  
 著 八簡汰

卷第四十七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 六

武備志引六  
以下俱代高陽公

督理軍務事宜

臣以章句腐儒誤承 皇上任使督理軍務三  
 年來捷伐未彰鯨狐尚在督理之政無可入告  
 皇上廼諸務繁雜動關度支又何敢不入告  
 皇上臣惟軍務實繁首先簡將其次唯兵兵



將列而信地可明故先守關以爲基後恢遼以圖進有信地而後可審機宜然戰不克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款不成若無兵無馬亦不足以赴機故操次之馬又次之非餉無以養兵非芻無以蓄馬故又次之非屯田則餉芻之用窮故又次之有兵馬而無舟車器械是以卒予敵也故卽次之以局有舟車器械而敢不爲行營之計乎故卽次之以營數者具而可以有土矣然不拊此民生興茲士氣雖有土其誰與守故曰拊口學又次之有土則可生財故儲與用又次之凡十八務又有條分三十一則各類見焉而十八務爲國家一大經費特先之以錢糧出入曰軍實總務而後及諸務

督理軍實總務

臣繇開關後供事講筵略陳關外情形仰承我皇上從帷幄立許發金以應急需臣三年來



所爲偕文武百吏收 皇上人民安 皇上土  
宇治兵繕具計戰修防則一民尺土盡是 皇  
上金錢迨今南北騎步水陸舟車戰守器具懲  
勸機宜種種諸費動以千萬正唯是我 皇上  
銳意邊謨決計恢復迺肯不恡金錢令邊臣展  
布四體申儆軍實卽解甲呼庚旣于綏靖蓋出  
納有司籌之吏而酌入酌出則半繇撫軍監者  
與臣迺臣又復以一身合兩督三撫後先所分  
任以析力三年種種需費具有規則臣迺得總  
括正項雜項先立大綱附以種種經費以昭我  
皇上不恡封椿至意

一正項錢糧

正項有二則曰帑金曰部解帑金有二則曰新  
頒曰舊貯新頒者一則臣督師所請也舊貯者  
五則一曰經略前經略二臣所支剩也二曰視  
師前尚書張鶴鳴所支剩也三曰犒兵發前總



督王象乾犒標兵者也四曰賑濟允部臣之請發遼撫賑遼人者也五曰車價發部造車所餘也部解有三則曰戶曰兵曰工皆奉旨協辦軍需而工部先解七千金亦附焉共爲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六百五十八兩一錢六分七釐其支銷亦有三則一曰開銷所實用也共五則曰布花曰犒賞曰賑濟曰衛官俸曰雜用二曰置辦金錢雖用而若工程若軍需皆實在也共二十則

曰城工曰築臺曰營房曰衙宇曰進守關外曰調募曰屯田曰器械曰盔甲曰弓箭曰旗幟曰火器曰火藥曰鉛鐵曰戰車曰船隻曰馬騾曰廠場曰陸運曰炒麩三曰借支暫以應他急而行當補還虛用而實在也共四則曰督餉衙門借曰餉司借曰各營借應餉司扣還曰各道借應責追還其三者之外尚有二則曰在庫庫所貯也曰現領各官領辦未畢查核見在行當置



辦者也并借支者俱作爲實在共計三十二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八錢九分八釐六毫二絲

二雜項錢糧

雜項有二則曰刷舊曰生新刷舊有六則皆支剩餘銀向不奏繳卽交盤之冊或有或無而臣所刷出必欲明告之 皇上者也曰工部城工舊發修城之銀也曰城工工部力不及別發濟之者也曰部賞部發犒出關援兵之餘也曰閱

科馬價前閱科姚宗文所支餘也曰太僕馬價前太僕何棟如解存者也曰助邊前應撫王象恒括捐以資邊用者也共五萬一千七百兩六錢二分二釐八毫三忽生新有八則曰屯田關外所收之籽粒除本色充餉外別有變價者也曰鹽利近煮海所息也曰錢利近鼓鑄所息也曰關稅近所收于關者也曰秋青入衛班軍不及採而改折者也曰節草前餉司白貽清買草



所節省也曰寄庫各衙門無礙官銀寄庫存貯以供雜用者也曰羨餘廳官支發帑金之羨也其爲五萬五千七百三十四兩八錢七分七釐四毫其用有開銷有置辦其存有借支有在庫有現領一如正支

督理將務

督軍者先督將將當三潰之餘鼓之不起誅又不勝乃簡通敏于頽靡調英拔于新銳故亦有

始藉以整齊而終不能望以振發亦有初假以鼓掉而竟不能責以集勲時用時舍務合其宜而板授頓除膺官幻竭冗員悉汰營制條清矣

督理兵務

臣督師至關師以收合疲殘不能成列養逃則氣暮屏逃則伍空虞遠調之開釁乃寡其數而立漸抽之法慮久戍之必逃乃節其勞而定更番之制懼客兵之費繁難久乃破舉世之猜嫌



而收集遼人兵漸土著兵苦于散沙乃始立五大部勢可以卽戎乃始設車營簡鋒勁備水師老弱時集遊冗漸生空三輔之藩籬而邊又不得其犀銳之用於是三者悉汰而其目凡九則曰立五部曰立車營曰立鋒勁曰立水師曰調集曰召募曰土著曰簡汰曰實在兵數

### 一立五部

臣始至閱兵兵之數自出于將或領數千或纔

數十轄旣無統核亦無從乃從鹿王事善繼議立五部二十五營部爲大帥者三協帥者二而左右二部一主山一主海又各有協帥命中部大將馬世龍分合諸兵務因其性之使用之宜營兵三千將一中軍一千總三把總六材官六而餘悉汰北自角山南至海口橫分中左右而前部駐關外後部駐紅花去關十里集精銳以備前鋒於是道稽其將之糧冊而浮冒募匿帥



核其營之兵數而虛逃立見矣

### 二立車營

步不能當騎騎不能當車自晉志之况潰餘乎故臣在帷幄卽贊議造車至關亦有敗車百餘纍纍牆壁間然兵不習技無敢問車也五部教練成車亦漸至乃始從馬世龍議增損車製擇更番之火器以當車使車之用無窮而以習卒用車則止教以更疊之法進止之宜分合之變

而三鼓成列百戰不亂矣凡爲十二營營各有主將有步佐騎佐有輜車以爲運馬世龍率四部以督之謹列其鎮協將領之名而以臣所立車營制上乙覽焉

### 車營制總說

偏廂車四輛

迎鋒攢鎗車合二輛當一輛

爲一乘四乘

十六輛

爲一衝二衝

三十輛

爲一衝四衝

一百二十八輛

爲一營

而騎步在四輛之中者俱以乘名在四乘之中



者俱以衝名在二衝之中者俱以衝名步兵以百爲乘四百爲衝八百爲衝騎兵以五十爲乘二百爲衝四百爲衝以當一面每面用輜車六十四輛僕三十二戰車而八牛十六夫爲一乘三十二牛六十四夫爲一衝六十四牛一百二十八夫爲一衝每面設督衝一人合一面之騎步戰輜聽其聯絡給發以聽命于主將而分布之而騎兵選勇八百分奇正居中權以應四衝

曰權勇合一營則騎將領騎步將領步主將握奇總騎步分前後分左右而一車一乘一衝一衝亦分前後左右

騎兵束伍授器說

騎兵五十爲伍內立一管伍二伍爲什外立一管什二什爲隊外立一管隊隊有背招一人傳督一人大砲手二人三眼鎗手十人弓箭手十人凡二十五人



步兵束伍授器說

步兵五人為伍內立一伍長二伍為什外立二什長二什為隊外立一隊長每隊領偏廂車一輛以隊長為車正執隊旗什長為車副執牌刀隊有火兵一人奇役一人朗機手六人鳥鎗手二人三眼鎗手六人火箭手二人弓弩手二人長鎗手二人凡二十五人而砲弩手俱兼短兵

騎步合營說

騎兵二隊為一乘步兵四隊為一乘騎步各四

乘為一衡各二衡為一衝各四衝為一營營有

主將佐將主即副將佐衝有衝總即千衡有衡

總即把乘有乘總即百乘衡衝營騎名以騎步

名以步合一面之馬步而領權勇以督之曰督

衝即主將之千總而體稍隆于衝總以衝總主

分督衝主合也而騎營選勇八百為中權名其

兵曰權勇分為四奇四正正曰正前權正左權



正右權正後權奇曰奇前權奇左權奇右權奇

後權合統于權總

總即于

而分統于權正權奇

把即

總

四奇四正隨四督以內衛主將外應四衝而

四奇恒隨四督監四衝為却月騎步退縮則殺

之四正居中衛主將騎步有變則應之而旗鼓

餘奇隸于中軍曰握奇除握奇外計一營合用

騎步兵五千六百人而輜夫五百一十二人不

與焉

輜重合營說

輜車二百五十六輛分為四衝每衝以督衝官

一員主之日司給發并引權奇監督騎步之衝

每一車為一輜用夫二名牛一隻載糧八石四

斗八輜為一乘三十二輜為一衝六十四輜為

一衝四衝為一子營居于車營之內子營之內

為中權中權之中為握奇

三立鋒勁



有車營而無精騎以爲前鋒堅陣以爲後勁亦  
運掉不靈乃各立協帥者一前鋒之營三後勁  
之營五而亦各有砲車以爲蔽立功大將李秉  
誠素教火器手三千亦爲砲車以備出奇列其  
將名姓于左而鋒勁制附焉

前鋒後勁營制

東伍說

五人爲伍內立一伍長二伍爲什外立一什長

二什爲隊外立一隊長隊有背招一人傳督一  
人凡二十五人

合營說

四隊爲局五局爲旅六旅爲營旅曰前旅左旅  
右旅後旅容旅畸旅局曰前局左局右局後局  
監局隊曰前隊左隊右隊後隊營凡一百二十  
隊

分哨說



前左二旅爲左哨右後二旅爲右哨容畸二旅爲中哨行則分三哨爲五股合二隊爲一偵止則分左右二哨爲外營合中哨容畸爲內營

### 列陣說

二隊爲一偵偵可以遠探遇警則四十長率八伍環列成營二隊長監四什居中調度應敵則列爲率然陣四什居前八伍居後二隊督之更番射打應變無窮

### 設官說

每營主將一員中軍官一員哨總卽千總三員旅

總卽把總六員局總卽百總三十員材官六員

### 佈置說

每營以前左右後四旅當四面以容旅爲中監而以畸旅實其虛每面以本旅之前左右後四局環列卽以本旅之監局分隊以監之爲外營以容旅環列于中央以分應四面而以本營之



監局分隊以監之為內營其畸旅五局一司旗鼓一領大砲一護輜重二備補伍每局四分居于虛中應乎四外聚散分合皆可成營隨地相形皆可佈陣斯一旅一局悉為應卒之兵矣

節制說

每營四面每面一旅每旅五局五局之中以監局為遊兵其四局為正兵遊兵監于正兵之後謂之却月正兵臨敵退縮遊兵得以徑殺之四

監有變容旅五局分應之四面有警畸旅三局分拊之而旗鼓親丁恒衛主將謂之握奇

設官說

每營主將一員主全營軍務中軍一員司旗鼓號令哨總即千總三員分統三哨旅總即把總六員分領六旅局總即百總三十員分長三十局材官六員掌全營之傳宣備各哨之緩急

授器說



一外營四旅每旅分前左右後監五局監局俱授以弓箭腰刀其四局每隊以管隊一名掌隊旗背招一名授以弓箭傳督一名授以三眼鎗以左什長教練火器右什長教練弓箭其左右四伍授以小滅虜砲者二授以三眼鎗者十授以弓箭者十三恒合二隊爲一偵以備迭出互用

### 四立水師

當立五大部卽有龍武營乃水師也然遼之用以山以海非廣致水師不可集事乃樓船旣具維楫亦備水犀滿萬下瀨可期分列五營備詳如左

### 營制總說

營曰龍武分中前後左右五營每營以沙船百隻爲率凡四船爲一舫計目兵六十人于四者捕中選註一人爲舫長卽如隊長仍管本船者



捕事務但得節制三船而四船互相覺察得責成于舫長二舫爲一船設船總一名卽如百總管船八隻目兵一百二十人四船爲一艗設艗總一員卽如千總管船三十二隻目兵四百八十人三艗爲一營設一營將合一千四百二十人如本營船少止立二艗船多則別立遊艗隸于中權其各兵中仍選其銳者名爲選銳註記在冊仍另立一冊以聽臨時別命銳將領之以爲衝突之用將領以下共奇役一百名半爲親丁精選以充之有急則合遊艗以補左右而衛中權

兼車營制說

船不水戰故止用十五人爲撐駕而兵皆健捷登岸頓可爲陸兵令每船領輕車一輛其捕耆舵繚畱看本船其水手十一人之中立定車正一名狼機手六名鳥三鎗手四名本車狼機四



架子砲二十位鳥三鎗四桿每子砲每眼各備  
火藥鉛彈三十出日兵十五名各給腰刀一口  
車正兼大弩一張箭三十枝火兵兼火箭三十  
枝狼機手兼大斧六把鎗手兼高麗牌四扇每  
車仍載大砲一位虎尾砲二位緩急別用每船  
備虎尾砲二位鳥三鎗四門鎗叉等器隨船酌  
付其兵在水爲船兵在陸爲車兵其官在船管  
水兵在車管陸兵其演操在海岸上下其軍火  
器舟車兼用

五調集

欲以鞭笞強虜磐石廟社自不得不合四方之  
精銳然徵調已數年矣間左徵發道路騷爲  
病天下故廣寧初潰始調邊丁十萬繼而督撫  
議五萬三萬臣至世龍仍議調三萬而臣調萬  
二千人迺從世龍議爲要番以節其勞年來合  
東西南北之衆隨地以用其氣殆有可略得而



言者初調七鎮兵各領以坐營故多健兒其風驟陷堅雲屯披衆乃其長也西四鎮氣悍而驚不耐挫折而遠或六七千里患在暴于途稍予以騰飽而法束之勇鼓之可盡其能其偶當虜而邀擊趨利必若曹也宣大之兵以款不盡習戰而生長塞下習知邊事其氣可振也然非車俱無以爲倚山西與三輔之兵驕不及西而銳亦少遜然以當虜固素習也山東之兵矯捷而

易就約束中州之强者相類而性不爲佻蕩故多息歸浙兵心一而畏法其頭目自衛而約之部曲不致鳥獸散卽屢募之餘非其質矣而火器易精得憑車而戰亦一勝也川湖兵悍不受束當臣未抵關時曾結隊而逃其將踞北山爲置協帥不肯下謁孰問其冒乎且綿甲大弩之外不肯他肄弩又不能十一獨袁崇煥執爲可使乃爲之汰蠹帥易以將種素所衆仰者嚴繩



寬掖鼓壯祛驕於是首出關者有火器既習而踴躍赴車者三年來近乃爲譁江淮之兵多游手然以駕艨艟犯蛟螭非此不可使得膽智鼓其宿管私鬪之勇雖銳卒不能過閩兵猶江淮也舟不及焉遼人好潰不効死力管人謂其不可用未盡非也然虐使有以教之今東入奴而無邊種西入虜而饑餓奴隸入于內地而又猜嫌時生人懷憤志各抱歸心故今之戰甚力素不瞞于火今習焉頗精大凌河之戰則西兵與遼人焉以遼人守遼土終始不踰之策也但新未集集未教教未遍而欲先汰四方之英銳坐而致敵無謂老臣不言也

六召募

調額兵以空伍啓四方之禍而國家亦不支不如募也自募兵使者滿天下莫得實濟而募之用窮矣故臣不復言募間有需戰艦則不得不



需長年而諸將素養之死士資牙爪而張軍鋒不可廢也

七土著

當奔潰之餘其慮遼人甚于慮奴也故言募遼兵人爲舌咋然伍日以空而將欲象人者以充數則遼人已實兵矣祇代桃僵耳遼人爲諜間不盡無也不有非遼人而諜間者乎其能盡棄之哉用遼人無安家行糧之費而漸以土著故

別遼兵自爲營旣以樹招徠而因以絕冒端繼而招在關以西者擇其勇健滿三千人卽付一將以漸守中後中右等城繼而填實邊堡以外樹籬藩驅西虜于境外而使我得恣屯牧爲兵爲民唯所便而要之非遼人不能守遼土也所慮餉不能頓增從馬世龍議以裁回真保河南四營兵九千六百七十八員名以抵其額復不足則以所汰之老弱故餉得不窘而兵益土著



矣

### 八簡汰

兵不汰其疲殘則精銳之色不露故用衆用寡俱不可不時爲汰汰非徒在省餉也兵之患又在官多臣初抵關如本標下爲兵二千三百而爲千把總六十員是以一爲十也如鄭澍略營兵一千八百三十二而爲官者三百一十七是六居其一也如黃沆所領僅四十三而爲官者

十七是十居其四也初洵洵于臣之殺逃乃未下汰令獨稍爲建營房而有其兵矣乃先考察其官而後選剔其兵官以事起事不需官則爵高亦食兵糧其真保河南四營兵九千六百七十八不足恃緩急而中原三輔俱有空虛之慮方數千里俱有踐更之苦遂悉罷之謹列其所汰兵數于左若閩撫鳴泰之報汰萬四百一十六張撫鳳翼之報汰五千五百四十八吳關使



之仁之報汰一萬七百三十六中有雖汰而時  
未可盡去有卽各營所報之逃故而聊取數盈  
有因所司之遺漏而終不能罷數營以就汰額  
各有專疏在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七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八

督理關務引

一修城 二築臺 三建營  
房 四建衙宇 五禁交際

六革小馬

督理遼務引

一工程 二復世職 三復  
業遼人 四回鄉遼人

督理戰務引

督理守務引

督理款務引



督理操務引

督理馬務引

卷第四十八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四 武備志引四

督理關務

臣至關關之民不唯風鶴為驚乃亦繭絲垂盡  
臣因時以剔秕政禁交際絕饋遺革小馬民始  
稍甦於是嚴城守之法一雉為三兵為一砲兵  
依城以為營篝燈以為備使民有固志修葺學



舍獎勵諸生以示其久安而急城工竣築臺以  
外張其勢建營房立衙宇以內救其居今東來  
者悉出西徙者畢歸生聚不改金湯愈固臣乃  
搜本路之占役以足主兵議畱火器調永營以  
爲貼守嚴整絕于承平矣使有警則以車營護  
城撤營則兵卽乘障以馬世龍議平日城操不  
改車營號令使其耳目不紛而更番不窮攻打  
徹日蓋車爲有用之城城爲無輪之車勢固通

也其大端爲六則曰修城曰築臺曰建營房曰  
建衙宇曰禁交際曰革小馬

一修城

關城久圯且卑不合製長不易遍自守關而修  
始急經督諸臣定議高其舊六尺而新甃之工  
未迄也兼議以百萬築夾城于八里舖臣抵關  
以朝議罷夾城而迄其工仍高其下者補其壞  
者因築舍于雉以貯火器以宿防兵是入人情



搶攘計止丸泥欲塞南北兩捍關以絕其所自入臣以我不能出則彼無不可入也設突門以戰不嘗聞乎且北山南海因高就下曲折凹凸用正出奇武寧各有意焉未可淺心測也一仍其舊而羅城太卑所加特七尺

二築臺

初曰出關而足之縮者強半先固吾圍乃自臺始蓋經督築夾城而附以臺臣從已翔者終其

功亦永圖也其羅城東之南北兩角以總兵李秉誠各爲臺下以護城而砲可兩面俱下北水關之北外有嶺下瞰城以贊畫孫元化重築十一號臺安天字號砲于上遂可下瞰外嶺三道關夾衆山可容萬兵上俯覽數十里而外不能窺一騎初以贊畫孫元化開門爲出奇之地再以路將高國禎劉元蓋築關門爲樓櫓置城守以嚴其防芝蔴灣在海岸三面環海可泊舟出



水兵之奇其水繇一片石來地平長二十里而闊二里外奇可施西洋礮爲橫擊初以通判柯許炯兵屯其上爲廬舍以屯以鹽今以總兵趙學教夏經理之仍當爲堡費如左

### 三建營房

數萬之衆聚于一城罄民之居不足容而踐蹂起止溷濁室家遼民離心實繇于此山海之民久介三輔素習恬嬉驟罹心痛率戶而逃一城

所畱不能百口兵囂于市莫敢誰何稍加詰責甲乙互推白日閉城先慮兵噪是不可以終日居而可講固圉辟疆乎乃設營房群三千于一營使將自爲束而兵得衛將旣恤其風雨之啼號且教肄分而稽核易民知兵之利不知兵之害商販日益土著不逃三年泰然而兵無敢爲譁職此道也各營房初募遼人爲之以寓賑而後兵競自爲之利其值獨木在夷地時不敢數



石比四十一集  
文音  
出採而禾稽無一有其科多在二三百里外初  
一房工料可三兩而費愈多料愈難乃從衆議  
一房四兩以速其成

#### 四建衙宇

關爲鉅鎮所以障天府而制虜命全遼雖復不  
可復罷重兵則開拓營建勢固然也初依城以  
爲營兵不得離隊起日事戒嚴故因其所部并  
建帥宇不唯將不離兵亦使帥不離將至關城

之內舊唯衙宇一區可棲王者若道若帥豈能  
露處褻朝廷而啓虜侮管人必治館宇應有以  
也共爲衙宇五處通費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  
兩二錢四分二釐六毫八絲

#### 五禁交際

軍中公宴古所不廢登樓橫槊亦自稱雄但何  
地何時猶堪徵逐致永平諸邑設舖戶以供給  
重困疲民且一段精明豪邁之氣將以汨沒不



石民四十一集  
靈乎臣乃嚴禁之諸邑習以地方爲結納驅之  
不去乃重法以懲其風始絕於是并大吏之式  
臨王人之至止亦遂廢常典不特羣將吏也若  
執泥舊格叅謁奔趨最銷精銳并爲禁止其公  
事相聞者不妨非時扣扉至于饋遺臣陛辭之  
日業告 皇上曰臣不敢妄費一錢至關遂與  
將吏約曰士大夫相與邊方自宜簡靜自今用  
關軍國大事及酬功禮士自不敢惜費至一切

私交槩從謝絕所矢決不敢受人一絲一粒決  
不以一絲一粒遺人願各文武大吏同之其供  
給所日省官吏十餘人月省三百餘人歲省三  
千六百餘人而水陸之費不與焉各衙門并革  
六革小馬

小馬之設蓋郵人以官馬候長吏出入羣從之  
用郵馬例養于民民苦供應而郵馬不足應公  
使則疲累益甚天下皆苦之關之吏日增郵日



苦臣為禁絕而郵稍蘇矣日省八馬月省二百四十馬歲省二千八百八十馬而他衙門盡革

督理遼務

臣之來也已無遼矣今臣奉督理之命則遼與焉所奉璽書曰漸圖恢復臣凜凜懼隕越然當臣行邊至關欲一閱前屯而將吏色戰至中前所而返出守關外實始于趙率教魯之甲左輔漸至中左遂有三城而寧遠之守不可者眾獨

閻撫鳴泰袁道崇煥主議而臣與幕吏稍持之今日寧遠以西二百里名城聯屬屹然天塹東南抵右屯西北及錦州東至大凌直通閭陽無不因屯防以寓進取蓋袁崇煥與馬世龍王世欽先抵醫無閭山下而撫臣喻安性與尤世祿抵右屯乃見其大目今三岔以西遊騎日至不可復稱甌脫矣河東以金復四衛為腰為腹地既濱海可以制我燕齊土腹膏腴遼藉以為富



強向者撫臣王化貞欲用楊朝文以圖恢復而不果厥功臣命之布間諜廣招徠奴旣內疑遂徙空二州之地而張盤因以一旅入金州未及旬月虜卽南下乃遁據旅順孤軍無援終爲賊并而朝議亦遂知金復之爲要然不據蓋據旅順則無以守金不守金則無以奪海之利而制奴之不入我守蓋守旅順以守金則登萊可通遼西可合東江之師亦呼吸爲一體而奴勢日

蹙矣此恢遼大機也臣初至卽爲收復世職以來遼人繼而逃民西還難民東歸地以人實人以守地其大端有四曰工程曰復世職曰復業遼人曰回鄉遼人各開具于左

### 一工程

遼之城自遼陽廣寧而外皆卑薄陋敝今定其製高可三丈而埤堦六尺闊可二丈四尺遂甲于諸邊當承平之日西虜擾河西月無虛旬旬



無虛日固其勢近亦繇兵弱也今增戍邊堡嚴  
爲約束就撫諸夷闌入一步卽以掠論故兩年  
以來踳踳唯謹我兵我民始得一意于屯行李  
出入亦無宵警然苟非大兵蜂集何以得此哉  
其爲城爲堡爲驛爲鋪爲臺爲墩爲教場爲衙  
宇爲營房爲民舍并所費如左

二復世職

世職功于遼遼亡而奔命地鞠禾黍人裂冠裳

皂隸之悲遂興河山之盟空在廣寧道上遺弁  
二十一員臣爲復俸管事嗣寄跡他郡或身陷  
虜庭者皆聞風而至不獨繼絕所以振來而民  
望遂收衆志矣

三復業遼人

前屯旣城中右漸實於是始議放遼人出關而  
說者曰驅之也今三年以來以屯以守以戰皆  
選其精壯撫其老弱以用之而始有三百里之



石民四集  
疆關西二千里車牛屬途老弱蔭樹三年一日  
客子畏人腴土難割驅之乎哉錄主關者報數  
于左藉爲其兵者及兵之家口約十萬餘不載  
焉

#### 四回鄉遼人

當虜之踰廣寧也令錦義之民安堵如故因逼  
之髡晉胡復繼至杏山而返長驅之志少沮疑  
貳之念遂生掠殺無算民聚而保若義州所斃

虜幾與城平其奔據山城者圍數月不能下告  
急之使日至臣時行邊與幕吏鹿善繼宋獻議  
商于經督欲以偏師援之督曰責西虜爲護及  
臣督師至而報山城潰矣所殺掠者蓋十餘萬  
云方破羣說從筆架山渡六千人亦西虜之掠  
餘也因以戍前屯此進守關外晉着也嗣後虜  
法愈苛幾無噍類渡河私歸日不乏人冰膠之  
日有如密雨西虜據甌脫而掠之百無一漏前



後不下數十萬於是出銳師以馘之而道路始通昨歲之至者絡繹矣雖然弱不能自拔者尚數十萬日臨刀俎引領王師念之哉開其所至之數於左

### 督理戰務

臣三年督師雖日爲戰具而故宇猶腥天兵未下何言戰乎然往者遼稱危鎮未搆奴先備虜况乘我新敗其氣日盈名爲護邊實掠歸義撫

者自撫寇者自寇料我不問并無諱言且我兵屢衄見虜輒敗無問東西也不敢當西虜守且不能又何言戰乎臣因憤以激壯式怒以勵鈍故趙率教始守前屯西虜方以爲凡肉率教嘗有斬獲衆議隨騰臣力持之西虜始遠跡仙靈之役虜方受撫卽撤坐門夷人陷叅將王楹于境上臣命馬世龍率大兵直壓其巢於是五路孩斯滾奈台吉等皆遠徙三百里之外而寧前



頓爲寧謐乃復掠于東阻我歸民臣命尤世祿  
滿桂銜枚直搗所馘僅四十餘而千餘之虜大  
半傷殘痛哭歸巢不復鴟恣去年復以左輔李  
承先遠駐松錦其有阻掠東歸者必殲無赦于  
是河西擴清而撫局益鞏矣其東鎮雖係臣屬  
斬獲自有露布直達不復載

督理守務

未言戰先言守守亦有異臣初至則虜塞關前  
兵驚新潰於是晉議關門以爲守列三部于十  
六里之關城而南海精嚴爲衛鐵場諸堡屏翰  
以爲資又以三道關爲陸之伏芝蔴灣爲水之  
奇星羅銃臺以盡神器之用濬深濠設品坑以  
佐埤堦之勢稍定則議前屯以爲守石河高嶺  
爲陸之版趙家嘴爲水之應而中後中右爲前  
茅稍定則議寧遠以爲守以覺華島扼水之大  
要以晉山樹陸之高藩而寨兒山白塔峪諸堡



皆可爲奇罽笠山葫蘆套皆可夾擊稍定乃議  
右屯以爲守而河西用海之利遂盡十三山大  
凌河當其晉錦州制其協而規恢遂徧遼西氣  
槩包籠廣寧矣其所守諸城內堡邊堡詳列于  
左

督理款務

虜中無豪杰一撫可閑今日守邊上策也然虜  
之弱弱于種類分我無以各持之則致其合也

虜之弱弱于仰面乞餌我因其驕惛而餌之是  
示之瑕也况市場設于八里舖招胡雛爲赤子  
集毳帳于闐闐甚且開關人撫名王大人在檠  
戟之下稍扇戎心遂同蜀釁故三年以來雖主  
是事者有督撫而臣力督通官使不得挾虜自  
重漸移市場使其遠而不覺時示威力使其有  
所震而不敢驕西虜諸部以虎墩爲大墩無子  
娶于北關而有子北關與南關姻婭也俱爲奴



所滅南關之裔王世忠向者朝議優加副將之銜以示招徠臣乃用之于遼盛其供帳親撤輿蓋解蟒繡以賜之使見墩之使而不與撫事以開爭墩使拜伏惟謹墩聞之以戚屬榮遇中華大喜過望乃厚遺世忠使世忠亦時報之吉凶必相慰藉墩妻常對使者而泣故墩之主貢者貴英恰輯其兇醜矣仙靈之役馬世龍出寨示剿而斷其坐門夷乃更約束將吏無喜功以先減矣乃抄宰之款則喻撫安性在寧遠而滿桂攜撫吏力誓之以定云

督理操務

中國制虜火器爲長臣初抵關時索工此者不能二百餘乃親督幕僚日分訓練始則有賞無罰以致其勸繼則賞罰兩行以用其懲又繼則課最于將吏而核其成其弓矢他技亦兼肄焉



隨定車營各有定額課責以充俱列火器手之數于左而其練車別有法騎與騎步與步自相更迭騎之與步步之與騎互相更迭以相丘陵阪險原隰以時緩急輕重疾徐而兼用之而分投之而互出之中外相維尊卑相制地勢相傍情意相親可圓可直可銳分成小營合成大營銳砲攻打循環不絕而某營以某日練各限時日於是更番無窮分合互變而鋒勁水師

各効其長兵始稱節制矣若其用賞又有可言者有操賞春秋都試京邊例有常賞也曰小賞較藝之時非罰無以致教非賞無以致罰也此外又有犒勞賞初蒞則小善必驚衆勸在無幽不揚也有斬獲賞國有賞格兵重先登也此外又有皇賞 皇上念將士勞苦於是於天啓三年有十萬匪頒爲纁幣百五十頒給將士稍不足益以廳庫之羨餘而幣之餘一百三疋則在



有民四十一集  
文部  
簡 皇上重念將士勞苦於次年又有十萬匪  
頒爲幣一百五十疋臣欲懸賞以待有功於是  
未敢頒給昨發兵出關始稍支以爲賞所賜臣  
坐蟒亦襲藏不敢服而以賜臣金建恩寧閣于  
寧遠以昭上恩而鼓前茅也俱列於左

### 督理馬務

奴固窘於馬也不能數千三潰師而駢駟盡折  
於奴矣今其竭遼民之力以爲餽震我人而破

辱騰者皆我所遺也廣寧之潰馬入關者鮮又  
爲黷帥悍將之所姦故幾於空矣臣合諸鎮諸  
將之力始得騎三千高其部曲之選使李承先  
將之此騎兵之始也三年來四帀邊口而樞部  
所用帀馬都督黃明臣亦時有解至復不足益  
之寺馬復不足益之京營馬芻料匱乏土水不  
宜其所倒失亦夥矣於是爲立四法一發瘦馬  
於內地二移臆馬於永薊三就水草於關外四



立朋椿於各營發瘦馬於內地者天啓三年草料缺乏馬多倒斃從張撫鳳翼議下三等馬於郡邑無肯應者獨遷安縣養一千八十二匹以周文炳司其事後其馬復壯其變價馬二百八十八匹移臆馬於內地者天啓四年初以關外有草料稍得臆壯旣馬多而草料復不繼乃從馬世龍議發四部壯馬於永薊間以就餵可三千餘匹而馬壯就水草於關外者各該營馬當

冬春俱餵關內以就支料草及春夏則以楊嘉謨孫諫等督馬兵出牧寧前旣以就水草之使遂立營邊堡之旁以防護屯田立朋椿於各營者邊例歲有馬價遼之例廢而馬之聚斲多年來司芻者無價兼無草或頗有草而無價州邑方拊循凋瘁而未敢執大誼爲督責卽津門之料不時給也故馬多倒斃從馬世龍議以天啓四年正月起大小朋銀四五六七八五個月每



月扣有馬兵丁草乾銀一錢名大朋凡騎營兵  
丁無論有馬無馬每月扣糧銀六分係各隊私  
朋名小朋遇倒馬一匹動支大朋銀五兩小朋  
銀三兩本兵交肉臟銀一兩連三月草料銀六  
兩共足銀十五兩給令買馬天啓五年以草料  
還官止行朋椿積貯稍盈後可費省大率西北  
之將習于騎以非騎不足當虜賤車尙馬率致  
奔命矯枉之過欲盡廢而用徒其弊遂不能與

虜逐利衛青不以武剛車自環出塞乎然以馬  
物故數年不出師兩者相需若列眉然錄其原  
市後解新市倒失朋椿現在之數于左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八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九

督理餉務引 一廩糧制 二陸運

督理芻務引

督理屯務引

督理局務引 一局造 二外解 三江南

分造 四山西分造 五外

督理營務引 解 六車輛 七船隻



督理拊務引

督理學務引

督理儲務引

督理用務引

- 一 鼓鑄
- 二 鹽筴
- 三 關稅

卷第四十九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督餉志引 三

督理餉務

餉必資本色自西北之兵習逃好逸惡稻喜麥  
 故寄食於市肆市肆空而兵遂絕食雖囊有餘  
 資未免立餒故其逃愈甚臣從經臣議為本折  
 兼支之法雖不僂者亦不得異而部解時遲菜



色少免矣繼而內部以折色不至欲借本色餉部以本色不繼欲改折色略用之而饑餒立見其所收發自有專司者奉繳而官兵廩糧則臣爲定經制運艘交卸則臣爲之佐陸運焉曰廩糧制曰陸運凡二則

一廩糧制

邊鎮樂有廩糧定例山海當草芻之時銜出袖中糧無差一官俸外有薪水有跟伴有雜役各

若干名此非有人而各官之公費也官俸若薄而以冒反多兵籍若多而以冒反少因准馬世龍議晉自領兵副總兵下至中千把各有差次則實授候用者則遞減一等如副將則與領兵參將同餘准此再次則加銜而聽用者亦遞減一等如遊擊與聽用實授都司同都司與聽用實授守備同若加銜守備管事止依其所領中千把之實而凡加銜亦必奉臣署及兵部劄付



而他不得淆至入衛將領與久戍不同比領兵者亦遞減一等關內各部有兵馬無信地營各將領一中軍一千總三把總六材官六兵百名局總一若關外營分固同營制各有城堡哨揆之責再加守堡官一哨揆官一火器官一副將所加爲千總營將所加爲把總撫夷副將有千總一將領有把總一若夫兵有步騎水陸馬有草盛草枯之異船有官民之別訂爲成規以杜

虛糜之弊

二陸運

陸運職在餉部其車牛苫席之費不能盡出也於是佐之

督理芻務

用馬則必資芻芻餽於遠其病夏甚於糧料蓋積大而輸艱也環關門而百里無非砂礫於是永蘄疲于運草當初潰時有議採青於關外者



草既具忽傳訛言遂檄兵棄所刈而歸虜卽載以見市得重貲去臣深痛之乃議採於各兵去歲馬兵當出防議得鹽菜買關外草自給臣不可仍令採草兩年來共省度支十八萬有奇

督理屯務

周官八政食先于兵故古之富强晉事開墾况欲恢吾圉使得地而不耕亦安用不毛乎故遼之當屯人率舉先零以爲况不知彼僭耕聊以

圖賊此方爭二三屯上即食糴輸便亦不可已况今何時乎然和使人出謀三十里懸重賞而

莫應敢日出屯哉趙率教率流離刈蒿棘臣出

關而見其芸芸也始決意爲屯而其年遂有所獲次歲決守寧遠遂大典屯政而說者曰無利也夫特養兵以爲屯則費不償失使屯罷而兵未可廢則升斗皆益也况地無產則人難依其所裨濟軍國不特斯廂之可量故身督將吏分



買牛種廣鑄器具而中部鎮同三部輪防邊堡以護屯其兩歲之屯始廣兩年收可十餘萬私獲不與焉所辦之牛種固在可歲資之

### 督理局務

軍之需陸則車水則舟水陸俱藉五兵中國之長在火潰敗之餘百無一具仰給部解不足乃建局于軍中又擇便地以分局不足而諸營邊路各分造焉又不足就木就工于江南就鐵於

山西均之皆局務也其則有七曰局造曰外造曰江南造曰山西造曰外解所造解爲大器爲火藥爲盔甲爲弓箭爲器械爲舟爲車而舟車更迭故特著之曰車輛曰船隻

### 一局造

局造蓋始于前經略攜王事沈榮舉人孫元化出曰分理曰贊畫軍需時算急于此也然外解以爲淆則難于考工物料不相湊則難于限責



而虐燄屢騰天人莫問以杜主事應芳覈其數  
乃重其罰于所司使不得因冒恣毒分爲貯于  
各營使不得窺聚啓姦主之以關內道劉詔而  
所造如左

二外解

外造者有分造近地有營自領造分造者初至  
時應一時之急領造者所造卽所用之人函矢  
之心俱不得不自盡也雖爲數無幾而俱以應

急需

三江南分造

如木如鐵估皆省于所產而工叟南中者精而  
值省贊畫茅元儀以募船往南從兩月之中遂  
備巨萬

四山西分造

關之苦叟苦于乏鐵也鐵不能無鍊鍊則存三  
之一而運鐵之費仍之也山西外解頗精工而



錦衣張道濬以父仇未雪思得効尺寸因使就鐵于潞其所領僅三萬餘金而較之部造所省可一萬餘其部運之費不與焉晉產騾而關亦需騾遂買騾以爲運所省萬餘金而復得騾之用其精工更甚於所解

### 五外解

外解者部所發也發者不可與造相淆臣兢兢問其所請者如左而間有諸臣之急公仰佐焉

### 六車輛

非戰車不能當虜非輜車不能遠馳戰車有新有舊舊者改無用爲有用新者則程功而造也偏廂力大而便輕馬世龍初改舊爲之而各營遂成其輜有買有僱買則不復僱僱則更省于買也

### 七船隻

遼陸沉於奴也其禍大於東勝河套相倍蓰然



不特以逼近赤縣折我左臂蓋以其得海之用也虜不習于海固然習亦何嘗久則習矣女直不嘗渡海掠宋乎其可恢之機亦在于海開闢以還編藉所載未有取遼而不水陸兼資者賊可自此入我可自此出而懵然曰可省乎臣初至關燒殘數艦爾募則在江南北造則需虜木費時靡日始得烏沙以載兵唬以偵揆遼及三板以運馬將五百艘矣卽出關三百里軍需藉

以爲運不唯省價值而西虜始不得以一線咽喉制我死命知我所求者緩其爲挾也輕卽制西虜亦半繇此也然舟旣集患于日敝於是立修艫之法使不得以官物棄置而因年定則所司無得冒其募之民者如萬曆東征之例月出募值而額稍減之無修艫之費而護持甚周法無便於是惜不得盡出於民也

督理營務



石民四十一集  
羣十數萬之衆而不爲行營之計是聚食也其所需者旗幟以資軍容油幕以蔽雨雪鑼鍋以具饗餐炒麵以備輕齎各列其所備之數以待能者之用

### 督理拊務

遼之民困于夷關之民困于兵臣奉璽書曰入關遼民務在拊恤安插毋令失所臣敢不恪遵至關城兵政稍飭逃民漸歸晉恤其孤貧禮其

高年式其有行而遼民之流離三薊者如鳧如魚環車而號繞處關門者席地幕天中夜而哭乃議以秦島海運之餘設兩廠于永平以粥焉而官生不入廠者則給以米其可西爲插者給以費其初東所歸者糴萬金于天津以爲賑又僱爲工以建營房使日得銀七分以膳其身遂與兵同作而日可數千人招爲兵以實營伍使月得銀一兩六錢米一斛以膳其家兵且得土



著而遂幾三萬人散爲農以屯關外任力分田  
三年起科民屯道南以得腴兵屯道北以護種  
給之籽種以資耕先至者占佃後來者不得爭  
而民始爭歸所葺昨歲已得田五百四十餘頃  
分其舍以安居亦先至者葺治後至者不得爭  
而民更爭歸所葺昨歲已得五千五百餘間而  
今歲又浸浸倍之矣初關內以彈丸聚十餘萬  
人患疾疫而關外來自艱苦患者更多乃揀通

醫藥者內則分主各門外則分主各城以療之  
其報冊可數萬

### 督理學務

當 高皇帝之取遼也晉得金州城隍甫備遂  
興學校意深哉自遼左墟于虜士氣頓靡寧前  
修復多士始來於是錦州等十三學文武諸生  
群之前屯而以前教官吳京董之臣躬爲較閱  
弊拔誘掖於是遼額復而士有舉于鄉武科復



而棘闈遂設於寧遠文武科目不以虜患墜矣  
督理儲務

因財以足兵因地以生財無問鉅細也若鼓鑄  
若鹽筴若關稅皆有所生以儲用凡三則

一鼓鑄

鼓鑄之利不病國而惠民生財管術也關門歲  
費數百萬如得銅鉛以爲資持母而息子所得  
何啻數十萬而奈罄殫何主事林翔鳳廉平在

公得利三萬一千四百餘兩其成畫可踵也雅  
假以收銅之權所得豈少哉

二鹽策

濱海皆可煮也故關門以東皆舊有鹽場進守  
之後嘗搜遺竈講求其利自通州柯仲炯始得  
金啓侖佐之今所得一萬一千四百有奇而以  
供軍前之用

三關稅



關稅其來舊矣遼失并河西務初額爲咸焉得片物出關乎乃始於四年七月而以招來遠戍遂暫止於其年十二月

督理用務

用者臣衙門所用也舊設公費自設經略始前督臣文球實始派之曰遼曰順天曰畿內七郡曰山東各千金前經略王在晉來遼已失外解不至乃多半用新餉自臣二年九月受事以來

至去年冬杪爲時兩年五月應支公費九千六百六十六兩七錢日飲食所需及故事飲食其胥掾共止費三千七百六十二兩一錢五分二釐門皂徒卒故事派之各縣重困劫民途官爲催募柴炭故事派之邊路重困凋卒途議給價值而給藥材建營房共爲費一千九百四十五兩四錢六分三釐餘三千九百五十九兩八分五釐仍還之餉庫又額有書吏十八人人月食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九終  
餉金六兩或五兩臣裁爲十一人而人五兩勞  
者亦未及以邊例叙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九終